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九輯

陳清端公年譜
小酉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
臺灣霧峰林氏族譜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七種

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

吳
大
廷

小西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卷一

沅陵吳大廷（桐雲）

道光四年（甲申），十二月初八日辰時生（時在小關廟老屋西廂）。

曾祖（諱）仿聖，字紹區；妣胡氏。祖（諱）元佐，字相周；妣張（氏）。杜氏。父（諱）諧，字金章；前母氏蕙，母氏鄧。先是，江南常州府武進縣人；始祖昇二公官辰州衛，後遷爲辰州府沅陵縣人。

八年（戊子），五歲（姊陳同邑李（名）高翔；姊，前母蕙氏出也），九年（己丑），六歲（妹生）。

是年，入塾（葉師爲同邑廩生修受亭先生（名）增勳）。

十七年（丁酉），十四歲。

是年多，遷居新宅——距老宅百餘步。

十八年（戊戌），十五歲。

是年，應縣、府試。

十月初二日，娶同里孫公士林之三女。閏三日，鄧太夫人卒，葬同觀山之西原。

事兩月，人心大定；結盟樹義、地置風災並未輟發，各營亦無嘩餉者。鄙人藉此感
德，可謂天幸矣！

六年（丁卯），四十四歲（是年，在臺灣）。

正月，成「新修道山朱子祠記」一首，又成「黃席聘侍御家傳」一首；定「水陸兵制」、「義學章程」。二十日，拜發「晚稻收成」並「附陳辦理地方情形」一摺、一片。二十三日，成「陳孺人傳」——錢唐高望曾之妻也。先數日，商請劉鎮軍帶勇赴五虎寮緝拏著匪，並派臺邑白鸞卿、嘉邑鄧宗堯、鳳邑吳本杰同行訊供。是日，鎮軍回，就地正法者七人；而曾文溪向之劫案層出者，至今絕矣。成「抄輯時人古文小序」一首。

二月，作「訓士訓民錄自序」。調取書院超等生員陳月三、施學珍、孫如林、盧元亨、方圻至內署面試，黜去陳、施二生之文理不符者，而抄襲之風少減。跋自輯曾侯相、左爵督及時人「奏疏」各一首。

三月，成「籌改海防奏稿」。十一日，遣黃西春帶本部與新左營同赴學甲莊搜捕餘匪，而以土人朱必昌爲嚮導；次日，得朱必昌受傷之耗。該莊屬集萬餘人，洵洵欲鬪；幸鄧令宗堯趕至，呵斥之，乃散；然犯無一獲也。復用白令言，招嘉紳陳熙年往學甲助之。而美國總兵官費與駐廈領事李讓禮來見，以該國有輪船名「羅妹」

者至鳳山瑯嶠洋面遭風擊碎，船主等登岸被砲礮山生番殺十二人，欲爲興兵報復；其氣甚銳。內憂外患，萃於一時，亦甚費手矣。余再四開導，夷酋欣然而去。閱日，吳子俊自彰化親解僞大都督趙懋來郡，即屬其前赴學甲調和黃西春與新左營毛副將惠德等。二十一日，得報學甲拏得正犯四名，誅之；官威自此伸矣。二十三日，復得西春書，與吳子俊、鄧子敬攻破漚汪匪莊，獲賊甚夥。閱日，又攻西港仔匪莊，得著匪一名；立誅之。

四月四日，西春等自學甲撤隊回。成「勦辦土匪奏稿」。是時久雨，心常鬱鬱，默禱於天；至二十二日，始得放霽。二十四日，奉去冬批摺回，尙蒙獎借。次日，於「勦辦土匪奏疏」外，作附片稿。是月，新任吳督派人來臺密查，余置若弗聞。

五月二日，拜發「修造戰船拏辦土匪」並「自陳辦理情形」兩摺、一片。十四日，作「合衆國兵船至瑯嶠報復生番奏稿」。是日，接行知，奉旨加按察使銜。次日，即作「謝恩奏稿」。接壽山、筱濤書，兩院新來，於前任事大有更改。是時，全臺紳商知省中大吏意在報復左公宿嫌，圖爲牽制鄙人之計，知余有意求退也，合辭籲余治績，赴省籲留；余峻卻之。十四日，澎湖紳士以賑濟迅速、民沾實惠，臺商以土匪斂戢、商旅暢行，來送牌、緞。近日又傷亢旱，恐誤晚稻栽種；正擬設壇

祈禱，次日大雨連綿：天人相感之理如此，益用寅惕。成「臺陽書事」五言古詩一首。每月十一日，新添詩課，皆面試，親爲指點；自此臺灣諸生詩學大進，差爲一快。及見省中舉動，畏夷如虎；而於貪鄙昏憤之夫，無不獎進；又不禁爲之悶悶也。

七月二十二日，奉到六月十二日批摺。二十九日，作「早稻收成」一摺、一片奏稿。

八月初九日，奉到「洋番交涉」批摺回，而李領事亦至。吳制府以余前書力陳生番不可剿、夷人不足畏之狀，大拂其意；奏明責成鎮、道辦理。是時，余早圖引退，坐此羈絆，未便上陳。乃謀之劉簡青（明燈）鎮軍，與督委前鎮曾輯五（元福）、臺防王柳莊（文榮）會同領事李讓禮前往圖之；而自留鎮守全臺，並爲籌畫軍餉。二十日，成「寄周壽山」七言律詩一首，又成「送劉个亭」七言絕句一首，並上「乞病」之稟。其時，天熱事逆，體已憊矣；成五言律詩一首。

重九日，送黃西春之鹿港廳任，成「送行」五律四章。十三日，余峙亭來自艋舺，述及滬尾何魯爲霖兇橫，謀奪樟枋之事；紊亂二百年軍工廠舊章，殊堪痛恨！然大吏畏夷，無如之何。因默授機宜，令峙亭回艋相機圖之，以求保全地方；匪直樟枋一事已也。連日外間議論琅嶠一案，李魯反爲番子求和，而劉鎮不允；余正憂

其貪利忘害。十八日，簡青移軍大繡房莊，以勦、撫兩策相決；余乃手陳「不可勦」五條以覆之，力主和議，禍福願獨肩之。次日，曾輯五書來，洋番和議已定局矣。未三日，而督、撫密函謂「布國有輪船於同治三年在臺灣梁各口遭風失淺被搶，人賊未獲；欲仿照美國瑯嶠故事，願以兵船助剿來相恫喝」。毋論此案已據前臺灣府陳芍亭（懋烈）查覆「並無「梁各」地名，亦無布國洋船被搶之事」；就令有之，何以事隔三年，復翻成案！夷人之狡悍固可惡，而大吏之巽懦更可恥也！

十月朔，王柳莊自瑯嶠回，述及李魯頗有勾結生番，賄通閩、粵客莊之事。余早逆料及此，曾致書柳莊設法破之；柳莊能從吾言，未墮李魯之計。若簡青一味主勦，雖係虛聲，然生番與客莊愚而昧事，必真以爲官兵不能相容，反不如夷人之愛我；其後患乃更大耳。日來省中小人藉端傾陷情狀大露，而臺中巧滑從而應之；悲憫之懷，恨不獲質諸彼蒼！否則，將挂冠而去矣。二十五日，自定「旌表節孝奏稿」。蓋舉報節孝，例由督、撫、學政會題；余憫臺俗淫佚，故破例由臺徑奏，以省經費而期迅速；有裨與否，不敢計也。欲上第二次「乞病」稟，而前「乞病」之稟甫上，正值全臺紳商公呈籲留，兼督英、撫部李乃優批慰藉，不准引退。

多月初四日，赴彌陀寺、城隍廟、上杭街、保安宮各義塾面閱捐設義塾幼童工課。十六日，作三次請病假稟。十八日，獎賞各塾幼童，各歡欣叩頭而去。

十二月，查覆布國洋船被搶之事，聽督、撫如何咨呈總理衙門能使布國聽從甚好；否則，聽之亦不懼也。連日亢燥鬱蒸，久於臺地者均恐有地震之災；余夜半焚香籲天，願以身獨受其罰。初七日，竟得大雨，地氣宣泄，無虞震動矣；爲之寅感不已。先是，英將軍兼署督部，得余二次「乞病」之稟，准予內渡就醫；催議瑯嶠設官添汛之事，必自余定之。余不喜設兵，而劉鎮則謂非設兵不可；以將軍催議不能延緩，乃撫拾與署府葉峭巖（完元）前議，少設塘汛營兵以應之，而佐以屯弁、屯丁，或無大礙也。十一日，覆巴陵吳南坪（敏樹）先生書，並「次去夏見懷」七律元韻一首。十三日，面試教讀楊元鴻取課幼童，亦多能成誦者；孰謂臺人獨愚，亦由無好官倡導於上、無明師益友切劘於下，故墮於荒陋耳。次日，復召幼童，當堂獎賞之。十九日，定「續辦土匪奏稿」。二十二日，成「書事」五古一首，又成「贈福州某某」七律一首，以紓牢憤。又成五古兩首。

是年，全臺安靖，南北千餘里道路通行，紳商士民無不歸功鄙人；而不知鄙人此一年中，因省中有人圖報左公宿嫌、藉端掣肘，吾之志厄而不得伸者多矣。嗟乎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七年（戊辰），四十五歲（是年，在閩。多，「臺灣通志」成）。

先是，除夕，得嘉新後大埔葉陽春山外匪徒結會行劫之報。余料其必爲大士臺